

从中动句看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的句型投射*

袁毓林^{1,2,3} 曹宏⁴

¹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²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北京 100871

³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 100871

提要 文章先介绍和评论胡旭辉(2019)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对汉语中动句的解决方案,指出其在理论和经验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对于汉语中动句的朴素的解释方案:基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不仅关注中动词(V)与主语名词(NP)之间的处置关系,而且关注句末形容词性成分(AP)与主语名词(NP)之间的评价关系,更进一步关注这两种物性角色关系之间的“背景—图像”式的视角关系;最后,把这种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出发看待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表达思想,推广到主语名词的各种物性角色作谓语所造成的不同语义—语用类型句子上,从而提出一种基于主语(或话题)名词的物性结构来解释句型构造及其语义表达的语法分析方法。

关键词 分布式形态学 中动句 中动词 主语名词 物性角色 句型构造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21)03-0246-16

1 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的特异性

当代语法理论著作上所说的汉语中动句(middle sentences)或中动结构(middle constructions),通常指下列这种句子形式。例如:

- (1)这辆车开起来很快。
- (2)这把刀用起来挺顺手的。
- (3)这种自行车骑起来很轻松。
- (4)这桃子摸上去软软的,吃着甜甜的。

从构成方式上看,这种句子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句首通常是一个名词性成分(记作 NP),句中通常是一个动词性成分(“动词+起来/上去/着”,记作 VP),句尾通常是一个表示状态的形容词性成分(记作 AP);于是,这种句式可以记作:NP + VP + AP。从语义关系上看,句首 NP 是句末 AP 的主事(theme),即 AP 是陈述 NP 的;中间的 VP 倒好像是插入在 NP + AP 这个陈述性结构之间的。不过,

[收稿日期] 2019年7月5日 [定稿日期] 2020年4月28日

doi:10.7509/j.linsci.202004.033442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AAA010670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295)的资助,谨致诚挚的谢意。《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在语义上,句首 NP 又是 VP 的受事(patient)。为了方便,我们称这种 VP 为中动短语,称中动短语中的动词为中动词(记作 V)。相应地,有中动短语结构或句子就是中动结构或中动句。

对于这种句子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经过 Sung Kuo-ming (1994)、Ji Xiaolin (1995)等许多学者的研究,总结出两个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同意的特点:^[1]

(5)论元错位:中动词的施事论元通常不出现,其受事论元作句子的主语;

(6)非事件性:整个句子并不叙述单一事件发生,而着重说明(表层结构)主语内在本质或某种状态。

中动句的这种复杂的论元配置方式和语义解释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也使得这种句子成为检验各种新兴的语法理论的试金石。文章下面先介绍和评论胡旭辉(2019)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对汉语中动句的解决方案;指出其在理论和经验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分析和语义解读方面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对于汉语中动句的朴素的解释方案:基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不仅关注中动词(V)与主语名词(NP)之间的处置关系,而且关注句末形容词性成分(AP)与主语名词(NP)之间的评价关系;并且,更进一步关注这两种物性角色关系之间的“背景—图像”式的视角关系,以期比较透彻地解释中动句特有的句式意义;最后,把这种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出发看待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表达的思想,推广到主语名词的各种物性角色作谓语所造成的不同语义—语用类型的句子上,从而拓展语法研究中句型分析的角度与路径,提出一种基于主语(或话题)名词的物性结构来解释句型构造及其语义表达的语法分析方法。

2 分布式形态学能不能搞定汉语中动句?

针对上文所说的中动句的两个特异的句法、语义特点,胡旭辉(2019)尝试在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 Halle and Marantz 1993; Marantz 1997,等等)的理论框架下作出解释。他假设 NP + V-起来 + AP 式中动句中的“起来”是一个类似英语-en 的功能词,从词库选出以后直接合并 in 动词性功能词 VBECOME 的位置,表示“进入某个状态”这种抽象的语义;跟英语-en 的语义“状态变化”大致相同,细微差别在于“起来”凸显“开始”的语义解读。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胡旭辉(2019)着重展示了他对“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和“咖啡闻起来很香”这两种中动句的句法推导过程。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观察。

2.1 关于“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推导

胡旭辉(2019)把“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结构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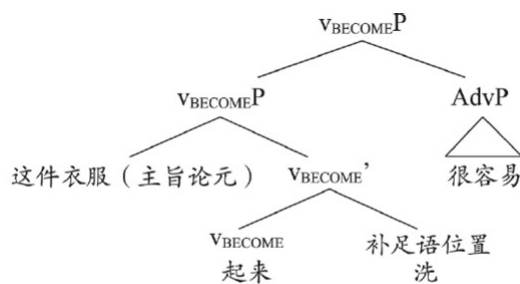


图1 “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结构

[1] 详见宋国明(1997:273—282)、Ji Xiaoling(1995:8)、胡旭辉(2019:84—85)。

胡旭辉(2019:95)指出,在上面的句法推导中,VBECOME(“起来”)的补足语位置合并的是词根“洗”,后者经过核心词移动融入“起来”的位置,获得“洗起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类中动结构没有外在论元,也可解释为什么这类结构与施事取向副词不兼容:VBECOME_P 推导出的是传统意义上非宾格动词论元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洗”是以词根形式而不是动词形式合并并在补足语位置。……VBECOME 核心词抽象语义是进入某种状态,词根“洗”与 VBECOME 核心词合并,获得动词词性,同时获得词汇意义,即“进入洗涤”的状态。“很容易”在这个结构中是 VBECOME_P 的嫁接语,因此获得的解读是对事件的修饰,该词组合并后整个句子获得的解读大致为“这件衣服进入洗好的状态很容易”。

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从理论到经验,都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和讨论。

从理论上讲,按这种分析,1)“合并”(merge)这种句法操作有两种历史层次:一种是在抽象句法结构框架的有关位置上插入从词库中选出的轻动词(如在动词性功能词 VBECOME 位置合并进“起来”)或词根语素(如在 VBECOME 的补足语位置合并进“洗”);另一种是已经合并进入某种句法位置的若干语素的合并(如补足语位置的词根“洗”与 VBECOME 核心词合并)。据此,第一种合并操作发生在前,第二种合并操作发生在后。我们知道,乔姆斯基最简方案以来的“合并”(merge)概念,是一种句法推导的操作手段;一般的情形是两个语法成分(α 和 β)合并以后,产生一个新的语法成分($\gamma = \{\gamma, \{\alpha, \beta\}\}$)。其中,又分为不涉及成分移动的“外部合并”与涉及成分移动的“内部合并”(如上图词根“洗”移动跟“起来”合并)两种。因此,胡旭辉(2019)所说的从词库中选出语素或词合并进句法位置这种操作,到底是不是合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交代与说明。2)胡旭辉(2019)说“词根‘洗’……经过核心词移动融入‘起来’的位置”与说“词根‘洗’与 VBECOME 核心词合并”,有没有概念术语上的矛盾?因为,认定词根“洗”是 VBECOME 核心词“起来”的补足语,同时认定词根“洗”融入 VBECOME 核心词“起来”的位置是经过核心词移动;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是核心词。于是,就出现一个核心词作另一个核心词的补足语的局面;对此,在理论上必须作出特别的说明和安排。否则,让人莫名其妙,或无所适从。3)胡旭辉(2019)指出,分布式形态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所有词汇(动词、名词、形容词)都不是来自词库,而是来自句法推导。动词的形成来自动词性功能词与词根或者词的合并。(第 93—94 页)分布式形态学以语素为基本单位进行句法推导,于是汉语复合词进入句子以后,在获得词性之前,是不是得有一轮句法推导。比如,“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的“洗”可以替换为“洗涤、清洗、手洗、机洗”。这样刻意用法替代词法的语法理论,到底是不是适合于描写汉语?这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当然,这不应该由胡旭辉(2019)来担责。

从经验上看,胡旭辉(2019)的分析不够贴切。

1)胡旭辉(2019)说:“洗起来”是一个非宾格动词,与英语 flatten 性质相近(第 95 页)。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洗起来”等中动短语的施事不能出现,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中动句在语义表达上的通指性(generic)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里的“洗起来”不可能是一个非宾格动词;因为,其施事论元可以出现。例如:

- (7)这种自行车高个子骑起来很轻松。
- (8)这种厚衣服我洗起来非常吃力。
- (9)这些意识流小说你读起来会如坠五里烟雾。
- (10)这种打小报告的事情他做起来居然心安理得。

胡旭辉(2019) § 5.3 尝试说明“这件衣服我洗起来很容易”这种出现施事的句子不同于“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这种不出现施事的句子,前者的“起来”是体标记。其实,像例(1)—(4)这种施事不出现的句子是中动句的典型形式,表示中动句典型的通指性意义:整个句子表示一种不具有特定的时间参照

的情境,不表达一个特定的施事(specific agent),而是表达一个任指的施事(arbitrary agent)。比如,“一般意义上的人们”或“任何人”(people in general or anyone)。^{〔2〕}例如:

(11) a. The book reads easily.(这本书读起来容易)

b. People, in general, can read this book easily.(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阅读这本书)

(12) a. Government officials bribe easily.(政府官员容易贿赂)

b. It is easy for anyone to bribe government officials.(任何人都很容易贿赂政府官员)

显然,例(11)——(12)中 a、b 分别具有同义互释的关系。而像例(7)——(10)这种施事出现的句子是中动句非典型形式,表示中动句非典型通指意义:整个句子表示一种不具有特定时间参照的情境,但是表达一类或一种特定的施事(a kind of agent)。如,“某种人”或“某一类人”。

2)胡旭辉(2019)把“很容易”处理为副词,这在汉语的形式类(form class)的语法功能系统中是极为不和谐的。汉语的副词是不能受否定词“不”修饰的,而形容词“容易”和形容词短语“很容易”是可以受否定词“不”修饰的(如:“不容易”、“不很容易”)。并且,“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是可以扩展为“这件衣服洗起来不很容易”的。

3)胡旭辉(2019)说:VBECOME 核心词“起来”的抽象语义是“进入某种状态”,词根“洗”与 VBECOME 核心词合并,获得动词词性,同时获得词汇意义,即“进入洗涤”的状态。(第 95 页)我们认为,这里的“起来”表示动作开始,简称为起始义(inchoative)。至于“进入某种状态”是“起来”跟某种特定的动词组合以后产生的推导性涵义。就像体标记“了”与“着”在体态意义(aspectual meaning)上对立,比如“开了会”(会议已经结束)不同于“开着会”(会议正在进行);所以不能互相替换,比如“开了门就走 ~ *开着门就走”。但是,它们在某些句法环境中,由于推导性涵义的作用,又产生语义中和;所以可以互相替换,比如“开了窗睡觉 = 开着窗睡觉”。因为,打开门窗动作完成以后,在有人把门窗关上之前,门窗就处于开着的状态。同样“(衣服)洗起来”说的是开始洗衣服,在把衣服洗好之前,衣服就处于被洗的状态。因此,胡旭辉(2019)把“这件衣服我洗起来很容易”解读为“这件衣服进入洗好的状态很容易”,也是极为不准确,至少是不自然的。^{〔3〕}

2.2 关于“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推导

胡旭辉(2019)把“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结构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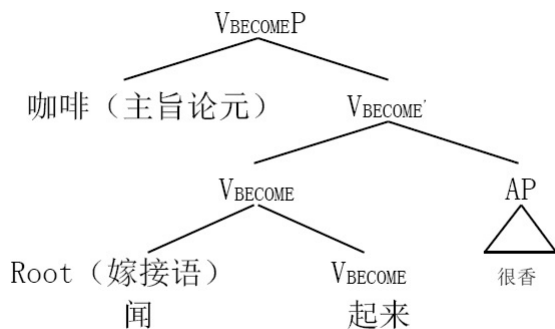


图 2 “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结构

〔2〕 以上说明和下面的例子,详见 Ji Xiaolin(1995:8)

〔3〕 关于“起来”的体态意义,下文还会讨论到。

胡旭辉(2019:96)指出,在上面的句法结构中,“很香”位于核心词 VBECOME(“闻起来”)的补足语位置,表达的信息是状态变化的结果,因此修饰的是位于主旨论元位置的“咖啡”。“闻”是通过嫁接的方式并入核心词 VBECOME(“起来”),表达的是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样,句法推导获得的信息是“咖啡是通过闻的方式进入香的状态”。这正是本句的语义。

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从理论到经验,也都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和讨论。

从理论上讲,按照这种分析:

1)词根“闻”是功能词 VBECOME(“起来”)的嫁接语(修饰语)。那么,我们要问:“词根性修饰语+轻动词性核心词”的合并方式,是为了分析这个汉语句子而特设的(ad hoc),还是在其他语言中也有一定普世性的结构方式?比较实在的语法成分充当比较虚的语法成分的修饰语的理论安排,多少跟我们的语法直觉相抵触。

2)胡旭辉(2019)说形容词性成分“很香”位于核心词 VBECOME(“闻起来”)的补足语位置,表达的信息是状态变化的结果,因此修饰的是位于主旨论元位置的“咖啡”。我们要问的是:“闻起来+很香”这种“核心词+补足语”结构,相当于汉语传统的描写语法中的“述语(核心词)+宾语(补足语)”结构,还是“述语(核心词)+补语(补足语)”结构?如果是前者,那么“闻起来”就是一种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词语组合。问题是,这种句法结构有没有句法类聚根据?会不会是特设的?如果是后者,那么“闻起来很香”这种述补结构跟“煮得很香”这种传统上典型的述补结构有没有差别。也就是说,画句法结构树容易、给各种成分贴句法标签也容易;但是,放进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系统中,找到句法类聚上的依据并不容易,说明跟左邻右舍的句法结构的关系(同类 vs. 异类)就更不容易。

从经验上看,我们也有两点质疑:

1)“咖啡闻起来很香”可以省略为“咖啡很香”,两者在意义上没有多少差别。于是,胡旭辉(2019)这种方案就要解释:为什么在“闻起来+很香”这种“核心词+补足语”结构中,允许核心词(即中动短语)省略、而不允许补足语省略?

2)胡旭辉(2019)对中动句的解读是折绕费解的。比如,胡旭辉(2019)说“咖啡闻起来很香”的语义是:“咖啡是通过闻的方式进入香的状态”。根据我们的语感,“咖啡闻起来很香”说的是:“咖啡在闻它的时候,让闻者感觉到它具有香这种属性”,或者简单地说是“咖啡在闻它的时候,具有香这种属性”。也就是说,这种“NP+V-起来+AP”句子,不是陈述‘NP’通过‘V’的方式进入‘AP’,而是‘NP’有这样一种属性,在‘V’-‘NP’的时候,它通常呈现出‘AP’这样一种状态。^[4] 据此,“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可以解读为:臭豆腐有这样一种属性,在闻它的时候,它呈现出很臭的状态(嗅觉);在吃它的时候,它呈现出很香的状态(味觉);而不是:臭豆腐是通过闻的方式进入臭的状态,是通过吃的方式进入香的状态。

胡旭辉(2019)总结说:他以上对中动句结构的分析,完全根据分布式形态学有关动词形成及其相关论元结构的句法推导,重点在于句中动词(实质为词根)首先合并的位置究竟是 VBECOME 的嫁接语位置还是补足语位置。

汉语中动结构的论元结构、动词后词组的修饰对象、动词的性质都能够在句法推导中获得解释。我们认为,如果他的处理方案果真是严格贯彻分布式形态学的理论原则,那么分布式形态学显然是搞不定汉语中动句的。

[4] 关于中动句的句式意义,本文主要根据曹宏(2005a)。

3 朴素眼光下汉语中动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

上文介绍和评论了胡旭辉(2019)对两个汉语中动句的具体分析。我们对胡旭辉(2019)的处理方案最不认同的是:把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分析出了不同的句法结构,并由此而扭曲了中动句的相对统一的句式意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认为汉语中动句的结构核心是 VBECOME(“起来”),而中动短语“洗起来”与“闻起来”又有不同的结构推导(“洗”是“起来”的补足语,“闻”是“起来”的嫁接语);相应地,“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的“很容易”是 VBECOME_P“这件衣服洗起来”的嫁接语,而“咖啡闻起来很香”中的“很香”则是 VBECOME“闻起来”的补足语。

我们认为,胡旭辉(2019)的这种句法分析,从底层到上层都是拧巴的。下面,我们沿着曹宏(2003; 2004a, b, c; 2005a, b)的思路,不依傍某一种特定的语法理论;而是用朴素的眼光,从中动句的谓语、中动句的句式意义两个方面来观察和讨论。

3.1 中动句的谓语到底是哪一个成分?

从直觉上说,汉语中动句“NP + V-起来 + AP”的谓语是后面的 AP。理由之一是,AP 可以是“A 不 A”结构。例如:

(13)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不容易?

(14)咖啡闻起来香不香?

胡旭辉(2019)认为“V-起来”才是中动句的谓语。他指出,“A 不 A”不一定能够用以界定谓语。比如,部分补语和状语也可以采用“A 不 A”形式。例如:

(15)张三跳得高不高?

(16)张三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17)你经不经常回家?

(18)你从不从这里走?

其实,像例(16)——(18)这种正反重叠形式都是比较新兴的用法,只有例(15)这种形式才是由来已久的。不管怎么说,的确“A 不 A”形式不是谓语的专利。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句法证据,说明汉语中动句的谓语的确是后面的 AP。根据朱德熙(1956) § 3 和 (1982: 104),性质形容词单独作谓语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因此往往是两件事情对比着说的。例如:

(19)价钱便宜,质量也好。

(20)北方干燥,南方潮湿。

单独说“价钱便宜”或“北方干燥”,让人觉得话没有说完。如果把谓语改成相应的状态形容词形式,这些主谓结构就可以独立成句。例如:

(21)价钱很便宜。 质量非常好。

(22)北方比较干燥。 南方十分潮湿。

但是,宾语、补语和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就没有这种限制。例如:

(23)我觉得冷 ~ 很冷。 他认为合适 ~ 比较合适。

(24)她穿得少 ~ 很少。 我摆放得整齐 ~ 非常整齐。

(25)他积极准备申诉材料。 ~ 他很积极地准备申诉材料。

而中动句中的 AP 跟例(19)——(22)中的谓语形容词一致,当其为性质形容词时,含有比较或对照的

意思,因此往往是两件事情对比着说的。例如:

(26)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烫起来麻烦。(27)咖啡闻起来香,喝起来苦。

单独说“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或“咖啡闻起来香”,也给人半截子话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回应胡旭辉(2019)指出的问题:以往的中动句研究基本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动句后的补充成分必须出现。因为这个后补成分是中动句的谓语,所以是必须出现的;否则,就会造成句子的主要(核心)成分残缺。

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否认这个后补成分是中动句的谓语的解决方案,才需要回答:在“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为什么作为句子状语的“很容易”不能省略。至于胡旭辉(2019)认为“衣服洗起来”不违反句法、只是在于解读的可接受性方面不大能够接受,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特别是胡旭辉(2019)给出的例子:

(28)语境:家庭洗衣机坏了,一直无法运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丈夫发现洗衣机开始运转了。丈夫对妻子说:“看,衣服洗起来了!”

胡旭辉(2019)说没有副词(指“很容易”)出现,句子(指“衣服洗起来了”)依然能够被接受。我们有两点不认同:第一,怎么证明“衣服洗起来”在“衣服洗起来了”和“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在句法结构与语义解释上具有同一性(identity);第二,在(28)这种语境中,更加自然和语境相关的(relevant)的说法是:“看,洗衣机转起来了!”

3.2 中动短语的语法地位是不是状语?

我们在上文中尝试证明汉语中动句“NP + V-起来 + AP”的谓语是后面的 AP,而不是胡旭辉(2019)主张的“V-起来”。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 AP 真的是谓语,那么“V-起来”是什么成分;或者说,“V-起来”跟 AP 之间是什么样的句法关系。

曹宏(2004b)通过插入变换和意义关系分析,认定中动短语 VP 是状语、其后面的成分 AP 是谓语核心。其中,引用了宋国明(1994: 22)的介绍:李艳惠先生曾经告诉他,把中动短语“V-起来”看作状语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量化词(quantifier)“都”、否定词“不”、模态词(modals)在句子中的位置一般在主要谓语(main predicate)之前,这些词在中动句中也是出现在 VP 之后、AP 之前的。例如:

(29)这辆车开起来很平稳。

(30)这些车开起来都很平稳 ~ ? 这些车都开起来很平稳

(31)这辆车开起来不平稳 ~ * 这辆车不开起来平稳

(32)这辆车开起来应该很平稳 ~ ?? 这辆车应该开起来很平稳

这说明 AP 是谓语核心,相应地 VP 只能是状语(adjunct,即谓词性结构 VP + AP 中的附加成分)。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对于把 VP 处理为状语有挑战的现象:语气词“啊/呢/吧”等、语气副词“的确、也许”等和是非问形式“是不是”,既可以出现在整个谓语“V-起来 + AP”之前,又可以出现在这个状中式谓语之间。例如:〔5〕

(33)那些话听起来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 那些话〔啊/是不是〕听起来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5〕 例(33)——(36)转引自曹宏(2004b: 42—43)的例(1)——(4)。

- 那些话听起来〔啊/是不是〕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 (34) 这两件事, 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
- 这两件事〔吧/也许/是不是〕, 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 这两件事, 说起来〔吧/也许/是不是〕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 (35) 烂肉面做起来很快当。
- 烂肉面〔呢/的确/是不是〕做起来很快当
- 烂肉面做起来〔呢/的确/是不是〕很快当
- (36) 这种柴火烧起来烟雾腾腾的。
- 这种柴火〔呢/是不是〕烧起来烟雾腾腾的
- 这种柴火烧起来〔呢/是不是〕烟雾腾腾的

显然, 除非我们有独立的证据, 可以证明: 状语和中心语之间可以出现语气词“啊”等和是非问形式“是不是”; 否则, 把中动短语“V-起来”认定为状语就缺少句法类聚方面的依据, 有特设之嫌。

经过调查, 我们发现由副词、形容词性成分充当的状语, 的确不能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插入“啊”和“是不是”等形式; 但是, 由表示时间参照的动词短语充当的状语跟其中心语之间, 的确是可以插入“啊”和“是不是”等形式的。例如:

- (37) 你们推门进屋之前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 你们〔啊/是不是〕推门进屋之前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 你们推门进屋之前〔啊/是不是〕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 (38) 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安营扎寨。
- 我们〔呢/应该/是不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安营扎寨
- 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应该/是不是〕马上安营扎寨

在汉语中动句“NP + V-起来 + AP”中, 中动短语“V-起来”在语义上也有为中心语 VP 设定时间参照的功能; 因此, 在句法上跟时间状语有相同的表现是可以解释的。“V-起来”因为引入某种言谈与评论的观察角度, 所以具有一定的铺垫性与话题性。而上述时间状语往往为话语设定言谈所陈述的事件的时间参照, 也具有一定的铺垫性与话题性。因此, 这两种状语后面能够插入具有话题标记功能的“啊”和“是不是”等形式, 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认定中动短语“V-起来”是状语, 那么就必须解释: 为什么它们在“咖啡闻起来很香”一类句子中可以省略, 但是在“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一类句子中不能省略? 我们认为, 中动句“NP + V-起来 + AP”是描写事物(NP 的所指, 记作‘NP’的某种属性(AP 的指谓, 记作‘AP’的, 而状语“V-起来”是说明‘NP’的属性‘AP’的呈现条件的。比如, ‘咖啡’的属性‘[气味]很香(=气味好闻)’是通过‘闻’这种嗅觉行为而显现出来的; ‘咖啡’的属性‘[味道]很香(=口味很好)’是通过‘吃’这种摄食行为而显现出来的。

由于‘气味好闻’是形容词“香”的强特征, 因而嗅觉行为“闻起来”可以作为缺省值而省略; 但是, ‘口味很好’是形容词“香”的弱特征, 因而触发味觉的摄食行为“吃起来”不能作为缺省值而省略。至于‘衣服’的‘洗涤难易’这种属性, 更是隐蔽的、外生性的, ‘洗起来’这种显示‘衣服’的‘洗涤难易’这种属性的条件, 更是不可缺省。当然, 不同小类的中动句中的“V-起来”能否省略? 省略的限制条件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也很复杂。限于篇幅和时间,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展开来讨论。希望今后有机会做专题研究。

4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句型的构造与意义

上文所讨论的汉语中动句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种种龃龉和抵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传统的以动词为中心来看待句型的语法分析路子造成的。事实上,中动句中的动词和中动短语,不能完全控制中动句中的所有成分;并且,在“咖啡闻起来很香”一类句子中还可以省略。倒是中动句中的后补成分 AP,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成分;不过,在“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一类句子中,它不能直接陈述主语 NP。那么,在汉语中动句“NP + V-起来 + AP”中,有没有一个成分可以在结构和意义上把其中的三个成分有效地统领和关联起来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句首充当主语(也是话题)的名词性成分 NP。

4.1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看中动句的句法和语义

袁毓林(2014)以下列中动句为例,对以名词为中心的语法分析路子进行了尝试。现在,我们重新发挥和补充说明如下:

(39) 这辆车 开起来 很快。

(40) 这把刀 切起来 挺顺手的。

(41) 这种自行车 骑起来 很轻松。

(42) 那种建筑效果图 画起来 很不容易。

(43) 那几个小家伙 跑起来 可真是比羚羊还快啊。

(44) “开支”的时候, 工资袋里薄薄的一叠钱, 数起来 很省事。

这种句子由句首名词性成分(NP)、中动短语(V-起来)、形容词性评述语(AP)三个部分组成。从句法上看, NP 是主语, “V-起来 + AP”是谓语;其中, 中动短语“V-起来”是状语, 评述语 AP 是谓语核心。从动词中心观的角度看, 主语名词 NP 是“V-起来”中动词 V 的受事;但是, 中动词 V 跟 AP 没有论旨角色关系或语义选择关系;并且, 作为句法语义中心的动词 V 又处于谓语的辅助成分(状语)中。这种种在句法、语义上的扞格不通之处, 其实都是跟我们以动词为中心这种单一的观察角度有关的。

现在,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句首主语中核心名词的角度看;那么可以说: 中动词 V 是主语 NP 中核心名词(N)的施成角色(如: 画[图])、功用角色(如: 骑[自行车]、[刀]切)、活动角色(如: [小家伙]跑)或处置角色(如: 数[钱]);评述语 AP 中的核心形容词是主语核心名词 N 的直接的评价角色(如: [车]快、[刀]顺手), 或者是核心名词 N 从其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活动角色或处置角色上继承来的、间接的评价角色(如: [骑—自行车]轻松、[画—图]容易、[小家伙—跑]快、[数—钱]省事)。如果这样转换视角来看, 那么整个中动句的各个构成成分(主语核心—状语核心—谓语核心)之间在语义上联系紧密、协调自洽, 而且文气贯注。可见, 某些特殊句子的句法构造和语义功能, 需要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这样一种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6〕

4.2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汉语句型的语义分类

传统语法重视句型的语义分类。比如, 在《中国文法要略》(简称《要略》)里, 〔7〕吕叔湘先生兼顾结

〔6〕 李强(2018)从物性结构角度对中动句的合格性做了详细讨论, 指出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与谓语成分在语义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

〔7〕 据汉语语法丛书本,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8、42、47—50、53—56 页。

构和意义把句子分为以下四类：

- (I) 叙事句,如:猫捉老鼠 (你)别动 什么事情她都懂
- (II) 表态句,如:他一向很热心 其声呜呜然,余音袅袅(《赤壁赋》)
- (III) 判断句,如:这是红土 天下者,高祖天下(《史记·魏其传》)
- (IV) 有无句,如:蜀之鄙有二僧(《为学》) 晚饭有了

作者认为叙事句的中心是一个动词,动词是表示动作的;为了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必需说明这个动作起于何方(起词)、止于何方(止词)。吕先生注意到由于在表态句和大多数判断句里通常不用动词,因而这两类句子的中心不是动词,自然地也不宜用起词和止词这两个名称。作者说这些句子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句头、表示“什么”,可以称为主语;一个是句身、表示“什么”或“怎么样”,可以称为谓语。可见,吕叔湘先生早已认识到:并不能用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语义角色关系,来分析和解释所有的句子。

问题是,如果不用“动词的论元结构投射为基本的句子结构”这样一种造句理论,那么,还有什么理论可以用来说明有关特殊句子的构造和意义呢?袁毓林(2014)初步提出,可以用名词的物性角色来解释中动句、领格施事句(如“他的老师当得好”)、总分式多重话题句(如“大象鼻子长”)等特殊句式。现在,我们想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投射出句子结构”的角度,考察一下名词的不同的物性角色作谓语所造成的各种句法—语义类型的句子,跟传统语法的句型有没有什么对应关系。为了方便,我们按照袁毓林(2014)的物性角色体系,顺次进行考察。

4. 2. 1 跟主语名词的形式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形式角色(formal)主要反映名词的分类属性、语义类型和本体层级特征。比如,“石头”是“有形物质、自然物”、“兔子”是“小动物、哺乳动物”,“沙滩”是“空间、处所、陆地、滩地”,“细菌”是“微生物、原核生物”,“椅子”是“家具、坐具”,“手”是“人体、上肢、身体构件”,“合同”是“抽象事物、法规、契约、文书”,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形式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判断句。例如:

- (45)a. 石头是一种有形物质/自然物。
- b. 兔子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
- c. 椅子是一种常见的家具。
- d. 合同是一种契约文书。

这种判断句通常表示“X is a kind of Y”之类的类属或分类关系,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表示一种没有特定的时间参照的情境。

4. 2. 2 跟主语名词的构成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构成角色(constitutive)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结构属性,包括:构成状态、组成成分、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组成哪些事物、跟其他事物的关系,也包括物体的大小(magnitude)、形状(shape)、维度(dimensionality)、颜色(color)和方位(orientation),等等。比如,“石头”的构成是“矿物;可以根据下列颜色、形状、作用等属性进行分类:彩色、黑色、红色、褐色、白色、圆形、柱形、棱角分明、保健,等等”;“细菌”的构成是“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微生物,是原核生物的一个大类;形状有球形、杆形、螺旋形、弧形和线形等多种,一般都用分裂繁殖;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存活在空气、水、土、植物和动物中;有的细菌对人类有利”;“椅子”的构成是“一般有靠背、腿儿、面儿、扶手等构件;可以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白色、黄色、黑色、红色,等等”;“书”的构成是“一般由纸张、文字、图画,内容、信息等物质和文化因素组成;可以根据科目、内容或功能进行分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外语、必读、参考,等等;也可

以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白色、黄色、绿色、黑色、红色、褐色、棕色,等等”。显然,名词跟其构成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状态句、有无句或判断句。例如:

- (46)a. 石头由多种矿物组成。
b. 细菌有球形、杆形、螺旋形、弧形和线形等多种,有的细菌对人类有利。
c. 椅子有靠背、腿儿、面儿、扶手等构件。
d. 书分为课本、参考书、工具书等品种。

这种状态句通常表示属性关系,具体地表现为包含、含有、细分等聚合性意义,体现的是具有组织或结构特征的“整体一部分”关系,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4. 2. 3 跟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施成角色(agentive)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是怎样形成的,如创造、天然存在、因果关系等。比如,“椅子”的施成是“制作、做、加工、编制”等等,“医院”的施成是“办、盖、建立、创建、创办、开办、开设、设立”等等,“石头”的施成是“形成、天然形成、变成”等等,“沙滩”的施成是“淤积成、形成、天然形成、变成”等等。显然,名词跟其施成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无标记被动句、有标记的被动句或判断句。例如:

- (47)a. 这些藤椅(我们)编制了好几天了。
b. 医院(他们)盖在山坡上,明年启用。
c. 这种青铜器被古代工匠制作出来,用于祭祀。
d. 那里的沙滩是天然形成的,适宜于开发旅游项目。

这种被动句或判断句通常表示主语所指事物被隐含或明示的施事创造出来,后续句往往说明其用途。这种被动性状态句或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4. 2. 4 跟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功用角色(telic)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用途和功能。比如,“椅子”的功用是“坐”等等,“食品”的功用是“吃、享用、品尝、消费”等等,“水”的功用是“喝、饮、用、解渴、洗涤、浇(地/蔬菜)”等等,“洞”的功用角色是“通风、藏身、储物”等等,“手”的功用角色是“拿、抓、捧、打、敲、扔”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功用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无标记被动句或判断句。例如:

- (48)a. 橘子皮可以入药。
b. 那种野草(是)可以食用(的)。
c. 这些洞穴给我们的祖先遮风避雨。
d. 一锅饭吃十个人,一张床睡三个小孩。
e. 医院是给病人治病的,食堂是给员工做饭的。

这种句子的谓语部分往往说明主语所指事物的某种功用,其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部分地受到抑止,不够完整地投射出来。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4. 2. 5 跟主语名词的行为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行为角色(action)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惯常性的动作、行为、活动。比如,“水”的行为是“流、流动、奔腾、翻滚、流淌”等等,“树”的行为是“生长、枯萎、老朽、死亡、折断、倒地、腐烂”等等,“月亮”的行为是“出来、下山、挂(在空中/柳梢头)、运行、公转、消瘦、(阴晴)圆缺、盈亏(变化)、洒下清辉”等等,“首脑”的行为是“(进行)会晤、访问、出席(会议)、发表(声明)、达成共识”等等,“作家”的行为是“学习、读书、出书、获得稿酬、体验生活、鼓励人民、描述事件、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等等。显然,名词

跟其行为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叙事句。例如:

- (49)a. 河水流淌着/奔腾着/翻滚着/浩荡东去。
b. 树木生长着/枯萎了/老朽了/开始腐烂。
c. 首脑们出席了会议、达成了共识、还发表了共同宣言。
d. 那位作家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写出了优秀的长篇小说。

这种叙述句的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完整地投射出来,是比较适合用动词中心论来描写和解释的。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特指性的,一般有明确的时间定位:要么是现在进行体(表示正在发生的事件)、要么是过去完成体(表示已经发生的事件)、将来时(表示即将发生的事件),等等。

4. 2. 6 跟主语名词的处置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处置角色(handle)主要反映人或其他事物对名词所指的事物的惯常性的动作、行为、影响。比如,对“水”的处置是“打、舀、取、洒、喷、泼、玩儿”等等,对“石头”的处置是“拿(起)、捡(起)、搬(起)、放(下)、抱(着)、砸、凿、投掷、摸着、用、铺、砌、垒、运输”等等,对“树”的处置是“砍、伐、锯、爬、攀援”等等,对“妈妈”的处置是“寻找、等待、盼望、催促、告诉、缠着、报答、想念、呼唤、欺骗、告慰、看望、陪伴”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处置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有标记或无标记的被动句。例如:

- (50)a. 工业污水被排放到大河里了。
b. 山上的珍贵树木被人给偷伐了。
c. 这些藤椅呆会儿你们搬到客厅里去吧。
d. 那种草药我们已经在秋天采集起来了。

这种被动句的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完整地投射出来,也可以省略施事论元。不管怎么说,这种被动句也是比较适合用动词中心论来描写和解释的。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特指性的,表示现在、过去或将来的完成或未完成的情境。

4. 2. 7 跟主语名词的定位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定位角色(orientation)主要反映人或其他事物跟名词所指的处所、时间等的位置、方向关系。比如,对“沙滩”的定位是“在、到、位于”等等,对“医院”的定位是“在、往、从、到”等等,对“宋朝”的定位是“在、往、从、到、向”等等,对“昨天”的定位是“在、到、从、过了”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定位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状态句。例如:

- (51)a. 沙滩在宾馆的后面。
b. 医院位于向阳的山坡上。
c. 宋朝在元朝之前。
d. 清明节在校庆之后。

这种状态句往往表示位置关系,体现不同事物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的相对秩序。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4. 2. 8 跟主语名词的材料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材料角色(material)主要反映创造名词所指的事物所用的材料。比如,“椅子”的材料是“木头、竹子、藤子、钢铁、塑料”等等,“书”的材料是“帛、竹、纸草、羊皮、树叶、纸版、电子”等等。显然,名词的材料角色通常需要跟其施成角色一起构成连谓结构,再作谓语,然后形成判断句。例如:

- (52)a. 这些椅子(是)用旧藤条编制的。
b. 山顶那座教堂(是)用石头盖的。

- c. 这尊佛像是用青铜浇铸的。
- d. 那本书是用道林纸印刷的。

可见,材料角色往往作“用”类动词的宾语,然后跟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组成连谓结构,再在“(是)……的”的加持下作判断句的谓语。这种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4. 2. 9 跟主语名词的单位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单位角色(unite)主要反映名词所指事物的计量单位,也即跟名词相应的量词;比如:“本[书]、张[纸]、匹[马]、枝[枪]、颗[珍珠]、双[筷子]、套[家具]、群[学生]、包[炸药]、种[药材]、类[现象]、尺[头绳]、斤[白酒]、亩[农田]、点儿[事情]、些[问题]、碗[饭]、口袋[面粉]、盘[炒菜]、[打一]下[拍子]、[看三]次[电影]、[一]会儿[工夫]、[两]年[工资]、[休了一个]月[产假]、[浪费了几个]月[时光]”。显然,名词的单位角色通常需要跟其处置角色一起构成连谓结构,再作谓语,然后形成说明句或判断句。例如:

- (53)a. 石头论块/吨卖。
- b. 头绳论尺/团卖。
- c. 椅子论张/把/只计量。
- d. 工作时间论星期/月统计。

这种说明句通常表示处置某种事物时所用的计量单位,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4. 2. 10 跟主语名词的评价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评价角色(evaluation)主要反映人们对名词所指事物的主观评价、情感色彩。比如,对“水”的评价有“清澈、清洁、肮脏、浑浊”,对“医生”的评价有“好、坏、伟大、著名、知名、成名、杰出、优秀、平庸、(第)一流、二流、三流”等等。显然,名词跟其评价角色可以直接构成表态句,又可以在“(是)……的”帮助下构成判断句。例如:

- (54)a. 这儿的石头很漂亮。
- b. 山中的泉水十分清澈。
- c. 那些椅子是非常结实的。
- d. 那位大夫是国际知名的。

这种表态句或者直接表示对事物的主观评价,或者通过类型断定的判断句形式。这种判断句说明主语所指事物是具有某种评价属性的这类事物的一个实例(“X is a Y”或“X is a member of Y”),体现的是“具体—抽象”的概念或“个体—集体”的关系。这种表态句或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此外,名词的评价角色又可以在施成、处置、功用角色的帮助下构成中动句。例如:

- (55)a. 这种青铜器制作起来很复杂。
- b. 那种草药采集起来非常困难。
- c. 这种家具搬运起来十分方便。
- d. 那种藤椅坐起来/上去很舒服。

这种中动句也是一种表态句,表示一种比较复杂的评价意义:从由某种角度(由包含施成/处置/功用角色的中动短语表达)来看,主语名词所指的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由包含评价角色的后补短语表达)。由于这些充当施成/处置/功用角色的动词处于背景性的视角状语的地位,因而其论元结构不一定能够完整地投射处理,其施事论元通常是隐含的;并且,由于充当评价角色的后补形容词性短语处于前景的地位,因而整个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5 殊途同归:不同的构造表达相似的意义

上文用朴素的眼光看待汉语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表达,结果汉语中动句与英语中动句尽管句式意义相似,但是句法结构不同。主要的差别是谓语核心与状语正好掉了个儿:在汉语中动句“这本书读起来很容易”中,后补短语“很容易”是谓语核心,中动短语“读起来”是状语;但是,在英语中动句“The book reads easily.”中,后补短语“easily”是状语,中动词“reads”是谓语核心。在这里,我们同意胡旭辉(2019)所赞成的 Lekakou (2005)观点:各语言采用各自语法系统所具有的特征推导出不同的句子结构来表达相似的中动句语义信息。胡旭辉(2019)5.4 对法语、德语、希腊语、汉语中动句进行的跨语言比较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和重视。

另外,根据赵元任(1979:45):“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较比合适。”那么,对于汉语这种话题突出的(topic-prominent)语言,话题名词的语义特点和概念结构对于句子的展开和主语—谓语之间的陈述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于后续话语的接续和衔接,应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从话题名词的概念—语义结构(即物性结构、以及其中的物性角色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句型,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视角,可以补充传统的语法分析只从谓语核心动词出发看句型之不足。

参考文献

- Ackema, Peter, & Schoorlemmer M. 1995. Middle and non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1995.26: 173—197.
- Cao, Hong(曹宏). 2003. *Xiandai Hanyu Zhongdongju Yanjiu* 现代汉语中动句研究 [A Study of Middl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Peking University.
- Cao, Hong(曹宏). 2004a. Zhongdongju dui dongci, xingrongci de xuanze xianzhi jiqi liju 中动句对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及其理据 [On the restriction on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middle constructions and its motivation].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04.1: 11—28.
- Cao, Hong(曹宏). 2004b. Lun zhongdongju de cengci jigou he yufa guanxi 论中动句的层次结构和语法关系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04.5: 42—52.
- Cao, Hong(曹宏). 2004c. Lun zhongdongju de jufa gouzao tedian 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 [On th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04.3: 38—48.
- Cao, Hong(曹宏). 2005a. Lun zhongdongju de yuyi biaoda tedian 论中动句的语义表达特点 [On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3: 205—213.
- Cao, Hong(曹宏). 2005b. Zhongdongju de yuyong tedian ji jiaoxue jianyi 中动句的语用特点及教学建议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and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Hanyu Xuexi*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5.5: 61—68.
- Chao, Yuenren (赵元任). 1979. *Hanyu Kouyu Yufa* 汉语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吕叔湘).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omsky, Noam. 2008. On phase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eds by R. Freidin, C. Otero & M. Zubizarra, 133—166.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13. Problems of projection. *Lingua* 130: 33–49.
- Chomsky, Noam. 2015. Problems of projection: Extensions. *Structures, Strategies and Beyond: Studies in Honour of Adriana Belletti*, eds by E. Domenico, C. Hamann & S. Matteini, 3–16.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Fagan, Sarah. 1988. The English middle. *Linguistic Inquiry* 19: 181–203.
- Hale, Kenneth, & Samuel Jay Keyser. 1993. *A View from the Middle*. MIT.
- Halle, Morris, & Alec Marantz. 199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ds by Kenneth Hale & Samuel J. Keyser, 111–176.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u, Xuhui (胡旭辉). 2019. Kuayuyan shijiao xia de hanyu zhongdongju yanjiu 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中动句研究 [Chinese middl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19.1: 83–103.
- Ji, Xiaolin. 1995.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ster's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Keyser, Samuel Jay, & Thomas Roeper. 1984.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15: 381–416.
- Lekakou, Maria. 2005. *In the Middle, Somewhat Elevated: The Semantics of Middles and Its Crosslinguistic Realiz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Li, Qiang (李强). 2018. Cong wuxing juese kan hanyu zhongdongju de yuyi yueshu 从物性角色看汉语中动句中动词的语义约束 [The Semantic Constraint on Verbs in Chinese Middle Sen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a Role]. *Waiguo yu 外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1. 1: 31–42.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2 [1942]. *Zhongguo Wenfa Yaolue* 中国文法要略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rantz, Alec. 1997.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UPen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201–25.
- Stroik, Thomas. 1992. Middle and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3: 127–137.
- Stroik, Thomas. 1995. On middle formation: a reply to Zribi-Hertz. *Linguistic Inquiry* 26: 165–171.
- Sung kuo-ming (宋国明). 1995 *Case Assignment Under Incorpor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 Sung, Guoming (宋国明). 1997. *Jufa Lilun Gaiyao* 句法理论概要 [Introduction to Syntax].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Yuan, Yulin (袁毓林). 2014. Hanyu mingci wuxing jiegou de miaoxie tixi he yunyong anli 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 [On a descriptive system of qualia structure of Chinese noun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arsing complex Chinese grammatical phenomena].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14.1: 31–48.
- Zhu, Dexi (朱德熙). 1980.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A study of the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ed. by Dexi Zhu, 3–4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u, Dexi (朱德熙). 1980.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Mandarin Grammar Study].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语法讲义 [Lecture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ribi-Hertz, Anne. 1993. On Stroik's analysis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4: 583–589.

作者简介

袁毓林,男,1962年生,江苏昆山人。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

曹宏,女,1968年生,北京人。硕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和博物馆学。

Sentence Patterns as Projected by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Nou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Yuan Yulin^{1,2,3} Cao Hong⁴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4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Hu's (2019)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iddle (–voice) sentenc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experiential problems yet to be solved. Secondly, our interpretation on the middle sentences is proposed directly within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ive noun. Close attention is paid not only to the handle role and the evaluative role that the middle verb (V) at the middle of the sentence and the adjectival constituent (AP)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play, respectively, in relation to the subjective noun (NP), but also to the ‘ground-figur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qualia roles. Finally, this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is used to analyse sentences of different semantic-pragmatic types in which various qualia roles of the subjective nouns serve as predicates, giving rise to a method of grammatical analysis in which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 (or topic) nouns is used to explain syntactic configura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Keywords distributed morphology; middle sentences; middle verb; subjective nouns; qualia roles; syntactic configuration